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目録

處木昆匐延闕律啜

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吐蕃贊普棄隸蹜贊

吐蕃贊普可黎可足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

突厥可汗默棘連

默棘連姓阿史那氏號小殺初爲突厥左賢王開元四年其弟默啜討九姓拔曳固戰死兄闕特勒殺默啜子而立之是爲毗伽可汗二十年爲其大臣梅錄啜毒死

謝婚表

自遣使入朝巳來甚好和同一無虛誑蕃漢百姓皆得一處養畜資生種田力作今許降公主皇帝即是阿助卑下是兒一種受恩更有何惡謹使可解栗必謝婚他滿達干

請期獻馬四十匹充押函

突厥可汗苾伽骨咄祿

苾伽骨咄祿可汗默棘連子其兄伊然可汗死繼立開元二十八年冊爲登利可汗爲其從父判闕特勒所殺

賀正表

頂禮天可汗如禮諸天奴身曾祖已來向天可汗忠赤每徵發爲國出力今新年獻月伏願天可汗壽命延長天下一統所有背恩逆賊奴身共拔汗那王盡力支敵如有歸附之奴即和好今謹令大首領伊難如拜賀

西突厥可汗娑葛

娑葛西突厥十姓之一其部落名突騎施初爲唱鹿州都督景龍二年其父烏質勒死冊封金河郡王三年爲部將闕啜所殺

遺郭元振書

與漢本來無惡只讐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

薛延陁可汗夷男

夷男姓薛氏乙失鉢可汗孫其先滅延陁而有其衆因號薛延陁部爲西突厥屬國貞觀三年遣使朝貢冊爲眞珠毗伽可汗十二年封其二子爲小可汗

請擊高昌表

高昌雖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實擅發兵與欲谷設擊天子所立之國奴受國厚恩常思報效乞發所部爲官軍前驅以討之

處木昆匐延闕律啜

處木昆匐延闕律啜西突厥十姓之一開元二十一年與

拔塞幹部落䶃尼施部落阿悉結部落弓月部落哥舒部落同請内附二十八年以處木昆匐延闕律啜為右驍衛員外郎大將軍

請内屬表

臣等生在荒裔久闕朝宗國亂主羸互相攻殺頼陛下聖恩遐布愍念蒼生令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統領兵馬撫臣遠蕃誅暴拯危存䘏蕃部臣等伏願稽首聖顔兼將部落於安西管内安置永作邊扞長為臣子今者載馳驤首天路不任喜躍之至

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棄宗弄讚論贊素贊普子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貞觀中遣使求昏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永徽元年授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進封賓王是年卒

賀平遼東表

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鵝猶雁也故作金鵝

奉獻

吐蕃贊普棄隸蹜贊

棄隸蹜贊器弩悉弄贊普子長安三年嗣立景龍二年遣使俄宗請昏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天寶十載卒

請修好表

仲冬極寒伏惟皇帝舅萬福使典軍馬集併吐蕃使判悉獵等同至其書共傳語并悉具委所緣和事者孝和帝在日其國界並是逐便斷當訖彼此亦已盟誓漢宰相等官

入誓者僕射豆盧欽望魏元忠中書令李嶠侍中紀處訥
蕭至忠侍郎李迥秀尚書宗楚客韋安石楊矩等一十人
吐蕃宰相等亦同盟誓訖遂迎公主入蕃彼此安穩於後
太上皇登極親好並相和同雖復如舊其漢宰相入誓者
並已殁於後宰相不知已前要契當令望重立盟誓舅甥
各親署盟書宰相依舊作誓彼此相信亦長安穩此處使
人論乞徐尚奔時俄宗等前後七迴入漢比論皇帝舅親
署誓書事復遣宰相作誓外甥亦親署宰相亦作呪如此
使七迴來去阿舅却報言舅甥親自手署誓書及彼此宰

相作呪阿舅云大是好事及至今日阿舅手署不見宰相
作呪亦無又西頭張元表將兵打外甥百姓又李知古亦
將兵打外甥百姓既緣如此違誓失信所以吐蕃遂發兵
馬令奉阿舅書以前所有嫌惡並悉不論自今以後依前
和睦大是好事在此外甥亦同阿舅來意阿舅必定和好
所以遣使人往來亦得文不須重盟誓者緣孝和皇帝時
舊漢宰相人盟誓者並無阿舅必以和好不重作盟誓彼
此不相信要須新立盟誓即日未知國事亦不繇官寮並
皆自決但是百姓擬遣安業久長快活阿舅書上雖道和

好意中不專知有何益今日必定和好此處速却迴的實
相報來書云乞力徐此集兵馬者准舊例兵馬新舊交替
若道別集兵馬並是虛言又往者平論地界白水已來中
間並合空閑昨秋聞郭將軍率聚兵馬於白水築城既緣
如此吐蕃遂於界內道亦築一城其兩國和同亦須迎送
使命必若不和其城彼此守捉邊境又以北突厥骨吐祿
共吐蕃交通者舊時使命實亦交通中間舅甥和睦已來
准舊平章其骨吐祿阿舅亦莫與交通外甥亦不與交今
聞阿舅使人頻與骨吐祿交通在此亦知為不和中間有

突厥使到外甥處既爲國王不可久留外國使人遂却送歸即日兩國和好依舊斷當吐蕃不共突厥交通如舅不和自外諸使命何入番任使伊去來阿舅所附信物並悉領外甥今奉金胡瓶一瑪瑙盃一伏惟受納

請約和好書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爲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爲張元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

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構鬭亂令舅致怪伏乞
垂察追留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
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衆失力將狀專往蒙降
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護遣諭名悉獵及副使押衙
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
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却
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從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
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進金胡瓶一
金盤一金椀一瑪瑙杯一羚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

獻皇帝書

使人李行禕至奉書又尚他辟迴日所令傳語並具承命且漢與吐蕃俱是大國又復先來宿親自合同和天下蒼生悉皆快活贊揚盛德當無盡期及至久長亦無改變恐彼此邊界黎庶不委長和慮有惡人妄生亂意請彼此差使相監從沙州已來洮州已來分明報告使無疑慮即將永定今奉皇帝金鋞馬瑙胡瓶羚羊衫段金銀餅盤器等以充國信

吐蕃贊普可黎可足

可黎可足元和十二年立爲贊普長慶元年遣使請盟會昌二年卒

與中國盟文

蕃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討不得相爲冦讐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更無添改

坌達延

坌達延吐蕃宰相舊唐書作大將坌達延爲開元二年上書請盟

獻宰臣書

兩國地界事資遂定界定之後然後立盟書大夫解琬昔在安西界望使會於河源相與展議蕃之願也

東謝蠻宋鼎

鼎東謝大酋長官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貞元十三年奏請朝貢

請朝貢奏

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貢自後更不許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州接牂牁同被聲教獨此排擯竊自慙恥謹遣隨牂牁等朝賀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牂牁刺史授官其牂

牁两州户口般盛人力強大鄰側諸蕃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年一度朝貢仍依牂牁輪環差定並以才幹位望爲衆推者充

南詔王異牟尋

異牟尋姓蒙氏南詔王閣羅鳳孫大曆十四年嗣立貞元十四年遣使求内屬賜黄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元和三年卒

貽韋皐書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呑侮中使者至不爲

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
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
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令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
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横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
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
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納舌逼城於鄙徼邑不堪利羅式
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
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
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

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𡡉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強此西南隅

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與中國誓文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日己卯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巡官崔佐時謹詣點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内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為證據右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州都督張虔陀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絶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為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冊牟尋為東主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南

節度使韋皐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勑書遂與清平官大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楊大和眉等賫僕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為漢臣啟告宗祖明神鑒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僕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點蒼山神祠嶽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爾利即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

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絶管諸畯首領永無離二興兵

動衆討伐吐蕃無不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

蕃私相岃合或輒窺侵漢界白田地即願天地神祇共降

災罰宗嗣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户流散稼穡產畜

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規圖牟尋所管

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

准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即願

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无疆之祚漢使

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説及節度使不爲奏聞天聽

說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率衆官具牢禮對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㞢發動兵馬介心戮力共行討伐然吐蕃神川崑崙會同已來不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爲界歸漢舊疆宇謹率羣官虔誠盟誓共剋金契永爲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

嵯顛

嵯顛南詔弄棟節度王弄棟地名南詔別部元和十一年

以南詔王勸龍晟不道殺而立其弟勸勸利賜姓蒙氏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嵯顛陷邛戎嶲三州四年上表請罪

請誅杜元穎表

蠻軍比修職貢遽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爲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

鄭回

回相州人天寶中舉明經授巂州西瀘令巂州陷爲南詔王閣羅鳳所虜更名蠻利以爲清平官貞元中説異牟尋内附

南詔德化碑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慚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

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
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
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
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
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撫何又與中使
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於嗣遷左金吾衛大將
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
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
而越析詔餘孽于贈持鐸鞘騙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

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掃平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鞘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銜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嶲

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破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僞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

誅煞曰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也曰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旣自相屠天地之所不佑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巂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讐我三也應與

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
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
求無度務欲斂我六也於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照察
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斯成一信虔陀共
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
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即差
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
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
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

大軍將王眦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尚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拔虔陀飲酖寡無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即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違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屈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

拜雲南録事參軍姜如之齎狀披雲往因張卿譏搆遂令
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
儻若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
府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劫至江口我又切陳
丹款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惟言屠戮
行使皆被詆訶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
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墠叩頭流血曰我自古
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
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

切山川黷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吾納即吾讐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惆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論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邱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淩天子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

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計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勲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犢等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内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爲

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絶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乘等
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
朽賈瓘面縛士卒全軀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
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惣秦隴英豪
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檝備修擬水陸俱
進遂命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尸遍昆舍之
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澄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
徐來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犄
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

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衂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亡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節羅于恙結齎敕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巂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命即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還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于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巂詔親帥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巂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

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嶲以楊庭璡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嶲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旣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入越嶲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如是楊兵邛部而漢將大奔廻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畧未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已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

年冬親與僚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愍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牂歡城邑綿延勢連戎僰乃置城監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拓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沖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

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啟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宏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等闢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虍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瀛之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

城之囿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睒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郫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奔湊覆詔願為外臣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於黑觜之鄉候隙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絲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烟塵不飛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邛南平眸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

弱侮亡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
有國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
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
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
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賴先君之遺
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
於周詩志效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
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福流後允瑞應匪虛禎祥必信聖主分憂退荒

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搆亂開路安南
攻殘面爨竹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叛祚不
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詭隨貶身遐裔禍連虔陀亂深竪嬖
殃咎匪他途豕自殪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兵海隅頓營
江口赤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臧逃師夜走漢不務德
而以力爭興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
羣吏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孤糧絕
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絲故設贊普仁明審知
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攻彼郡縣越巂有征

會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卭瀘一掃軍羣雙滅觀兵尋傳舉國來賓巡幸東爨懷德歸仁碧海効祉金穴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煙塵載寢轂擊梨坑輯熙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天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高昌王麴智盛

智盛高昌王文泰子貞觀十四年嗣立尋爲太宗所滅以其地置西州拜智盛左武衛將軍封金城郡公

致侯君集書

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謹按天罰以下舊唐書作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

鳩摩羅王

王名無考其國即爲東印度境

與戒賢法師書

弟子凡夫習染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令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毁菩提樹師謂弟子無此力耶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

鉢伐多羅王

王名無考其國即爲北印度境

致那爛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書

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烏荼國行從所

烏萇王達摩

達摩烏萇國王其國在天竺北貞觀十六年因陁訶斯遣使奉表獻方物

貢方物獻表

大福德至尊一切王中上乘天寶車破諸黑暗譬如帝釋

能伏阿修羅王奴宿種善根得生釋種拜至尊因獻龍腦香

周澄國王

王名無考咸亨二年遣使請發兵取象

請發兵取象表

訶迦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弭災患力兼十象強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之

康國王烏勒伽

烏勒伽姓溫氏昭武開元初遣使入貢七年與大食戰不勝來乞師二十七年卒

請發兵救援表

臣烏勒伽言臣是從天主普天皇帝下百萬里馬蹄下草土類奴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爲大國行裨益事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食賊鬬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經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將異密屈底波領衆軍兵來此共臣等鬬戰臣等大破賊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損爲大食兵馬極多臣等

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以三百拋車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國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強盛今年合滿如有漢兵來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謹獻好馬一波斯駱駝一騾二如天恩慈澤將賜臣物請付臣下使人將來冀無侵奪

東安國王篤薩波提

篤薩波提氏昭武與康國同族其國名東安亦曰喝汗開元十四年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後八年又遣使

入貢

論事表

臣篤薩波提言臣是從天主領普天賢聖皇帝下百萬里草土類奴在遠叉手胡跪禮拜天恩威相如拜諸天自有安國已來臣種族相繼作王不絶并軍兵等並赤心奉國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伏乞天恩慈澤救臣苦難仍請勅下突厥施令救臣等臣即統領本國兵馬計會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請令奉獻波斯驢二拂菻繡氍毹一鬱金香三十斤生石蜜一百斤臣今借紫

訖伏乞天恩賜一員三品官又臣妻可敦奉進柘必大氍毹二繡氍毹一上皇后如蒙天恩慈澤請賜臣鞍轡器仗袍帶及賜臣妻可敦衣裳妝粉

西曹國王哥邏僕羅

哥邏僕羅氏昭武與康國同族天寶元年遣使貢方物詔封懷德王

請內屬表

宗祖以來向天可汗忠赤嘗受徵發望乞慈恩將奴國土同爲唐國小州所須驅遣奴身一心忠赤爲國征討

石國王伊捺吐屯屈勒

伊捺吐屯屈勒氏昭武與康國同族別姓石開元初封其父莫賀咄吐屯爲石國王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請討大食不許

請討大食表

奴身千代已來忠赤於國只如突厥騎施可汗忠赤之日部落安貼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今突厥屬天可汗在於西頭爲患唯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天恩不棄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諸國自然安貼

吐火羅葉護支汗那

支汗那阿史那葉護子其國在葱嶺西永徽三年列其地爲月氏府以阿史那爲都護開元七年支汗那嗣立十五年爲大食所苦遣使請救

獻解天文人表

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請助討大食表

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統押應徹天聰頌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即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實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憫與奴身多少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處分突厥施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即須發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却垂處分奴身縁大食税急不求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照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已西方物並請處分奴身一一頭戴不敢怠慢

吐火羅葉護失里忙迦羅

失里忙迦羅天寶八載遣使朝貢朅師引吐蕃攻吐火羅失里忙迦羅請安西兵助討元宗出師破之

請賜箇失蜜王勑書表

臣鄰境有一胡號曰朅師居在深山恃其險阻違背聖化親輔吐蕃知勃律地狹人稠無多田種鎮軍在彼糧食不充於箇失蜜市易鹽米然得支濟商旅來往皆著朅師國過其王遂受吐蕃貨求於國內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開勃律之後更益兵三千人勃律因之朅師王

與吐蕃乘此虛危將兵擬入臣每憂思一破兇徒若開得大勃律已東直至于闐焉耆臥涼瓜肅已來吐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天恩允臣所奏若不成請斬臣爲七段緣箇失蜜王向漢忠赤兵馬復多土廣人稠糧食豐足特望天恩賜箇失蜜王勅書宣慰賜衣物并寶鈿腰帶使感荷聖恩更加忠赤

僕羅

僕羅吐火羅葉護那都泥利弟神龍元年入朝留宿衛

訴授官不當上書

僕羅克吐火羅葉護部下管諸國王都督刺史總二百一十二人謝颶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罽賓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骨吐國王石汗那國王解蘇國王石匿國王悒達國王護密國王護時健國王范延國王久越德建國王勃特山王各領五萬衆僕羅祖父已來並是上件諸國之王蕃望尊重僕羅兄那都泥利承嫡繼襲先蒙恩勅差使持節就本國冊立爲王然火羅葉護積代已來於大唐忠赤朝貢不絕本國緣接近大食吐蕃東界又是西鎮僕

羅兄每徵發部落下兵馬討論擊諸賊與漢軍相知聲援應接在於邊境所以免有侵漁僕羅兄前後屢蒙聖澤媿荷國恩遂發遣僕羅入朝侍衛玉階至願獻忠殉命以爲臣妾僕羅至此爲不解漢法鴻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類流例高下相懸即奏擬授官竊見石國龜茲并餘小國王子首領等入朝元無功效並緣蕃望授三品將軍況僕羅身恃勤本蕃位望與親王一種比類大小與諸國王子懸殊却授僕羅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娑羅門瞿曇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等皆數改轉位至諸衛將軍唯僕

羅最是大蕃去神龍元年蒙恩勑授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至今經一十四年久被淪屈不蒙准例授職不勝苦屈之甚

俱羅王忽提婆

忽提婆俱羅國王其國與吐火羅接壤亦名俱蘭貞觀二十年遣使朝貢

內附表

如雪如珠如雲如月潔白高遠是文夫枝清涼一切如須彌山又如大海威力自在如那羅延如日光明大王中王

大漢國勝天子名流四海俱羅那國王忽提婆謹修禮拜

謝颶國羅火拔

羅火拔謝颶國使臣謝颶在吐火羅西南開元八年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為王十二年遣其臣羅火拔來朝

陳金城公主事宜奏

謝颶國去箇失蜜國一千五百里箇失蜜國去吐蕃金城公主居處七日路程公主去年五月遣漢使二人偷道向箇失蜜國傳言曰汝赤心向漢我欲走出投汝容受我否箇失蜜王聞其言大喜報曰公主但來竭心以待時箇失

蜜王又遣使報臣國王曰天子女欲走來投我國必恐吐蕃兵馬來逐我力不敵乞兵與我即冀吐蕃破散公主得達臣國王聞之極歡遣使許諾於箇失蜜王令臣入朝面取進止

俱蜜王那羅延

那羅延開元中遣使獻胡旋女表言為大食所苦其國在吐火羅東北

請處分大食國表

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

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姓物並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徵稅臣等即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照臨臣之願也

欽定全唐文卷一千目録

新羅王金興光

遣使納貢表

謝賜白鸚鵡及金銀羅綵表

賜土地謝表

新羅王金彥昇

分別還蕃及應留宿衛奏

金忠信

請充寧海軍副使從討靺鞨表

高麗國原州靈鳳山興法寺忠湛大師塔銘
訓要十首
後百濟王甄萱
寄高麗王王建書

新羅王金興光

興光新羅王理洪弟初與太宗同名武后改焉長安二年冊立仍襲兄輔國大將軍行豹韜衛大將軍雞林州都督之號開元二十一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二十五年卒贈太子太師

遣使納貢表

臣鄉居海曲地處遐陬元無泉客之珍本乏賓人之貨敢將方產之物塵瀆天官駑蹇之才滓穢龍廏竊方燕豕敢

類楚雞深覺醜顏彌增戰汗

謝賜白鸚鵡及金銀羅綵表

伏惟陛下執象開元聖文神武應千齡之昌運致萬物之嘉祥風雲所通咸承至德日月所照共被深仁臣地隔蓬壺天慈洽遠鄉睽華夏睿澤覃幽伏覩璽文跪披玉匣含九霄之雨露帶五彩之鵷鸞辨惠靈禽索蒼兩妙或稱長安之樂或傳聖主之恩羅錦彩章金銀寶鈿見之者爛目聞之者驚心原其獻款之功實緣先祖錫此非常之寵延及末孫微劾若塵重恩如岳循涯揣分何以上酬

賜土地謝表

伏奉恩勅浿江以南宜令新羅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聖朝雖丹素爲心而功無可效以忠正爲事而勞不足賞陛下降雨露之恩發日月之詔錫臣土境廣臣邑居遂使墾闢有期農桑得所臣奉絲綸之旨荷榮寵之深粉骨糜身無繇上答

新羅王金彥昇

彥昇新羅王重興相元和七年重興卒冊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寧

海軍使上柱國新羅國王太和五年卒

分別還蕃及應留宿衛奏

先在太學生崔利貞金叔貞樸季業四人請放還蕃其新赴朝貢金允夫金立之樸亮之等一十二人請留在宿衛仍請配國子監習業鴻臚寺給資糧

金忠信

忠信新羅王興光從弟開元中留宿衛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二十二年受代上表

請充寧海軍副使從討靺鞨表

臣所奉進止令臣執節本國發兵馬討除靺鞨有事續奏者臣自奉聖旨誓將致命當此之時爲替人金孝方身亡便留臣宿衛臣本國王以臣久侍天庭遣從姪志廉代臣今已到訖臣即合還每思前所奉進止無忘夙夜陛下先有制加本國王興光寧海軍大使錫之旌節以討兇殘皇威載臨雖遠猶近君則有命臣敢不祗蠢爾夷俘計亦悔禍然除惡務本布憲惟新故出師義貴乎三申縱敵患貽於數代伏望陛下因臣還國以副使假臣盡將天旨再宣殊裔豈惟斯怒益振固亦武夫作氣必傾其巢穴靜此荒

隅遂吏臣之小誠爲國家之大利臣等復乘桴滄海獻捷丹闈效毛髮之功答雨露之施臣所望也伏惟陛下圖之

金士信

士信元和中新羅質子試太子中允

請充本國副使奏

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嘗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蕃即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今在城宿衛質子臣次當行之

崔仁洸

仁浟辰韓茂䢵人天祐中官新羅國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端書院事

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謚朗空大師白月棲雲之塔碑銘

聞夫眞境希夷元津杳渺澄如滄海邈若太虛智舟何以達其涯慧駕莫能尋其際況復去聖逾遠滯凡既深靡制心猿難調意馬由是徇虛弃實者俱懷逐塊之情執有迷空者盡起趨炎之想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眞宗廣宣善誘何以爰析重元之禮得歸衆妙之門潛認髻珠

密傳心印逹斯道者豈異人乎大師是也大師法諱行寂俗姓崔氏其先周朝之尚父遐菑齊國之丁公遠裔其後使乎兔郡留寓雞林今爲京萬河南人也祖諱金避世辭榮幽居養志父諱佩常年登九歲學冠三冬長韋投筆之心仍效止戈之藝所以繫名軍旅充職戎行母薛氏夢見僧謂曰宿因所追願爲阿孃之子覺後感其靈瑞備啟所天自屏羶腴勤爲胎教以太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大師生標奇骨有異凡流遊戲之時須爲佛事每聚沙而造塔常摘葉以爲香爰自青衿尋師絳帳請業則都忘寢

食臨文則總括宗源嘗以深信金言志遺塵俗謂父曰所願出家修道以報罔極之恩其父知有夙根合符前夢不阻其志愛而許之遂迺削染披緇苦求遊學欲尋學海歷選名山至於伽耶海印寺便謁宗師精探經論統雜花之妙義玩貝葉之眞文師謂學徒曰釋子多聞顏生好學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豈與青眼赤髭同年而語哉大中九年於福泉寺官壇受其具戒既而浮囊志切繫草情深像教之宗已勞力學元機之旨盍以心求所以杖策挈瓶下山尋路徑詣崛山謁通曉大師自投五體虔啟衷懷大師便

許昇堂遂令入室從此服膺數載勤苦多方雖至道闕二字目擊罄成山之志而常齋沒薄神疲增煮海之勞則知歷試諸艱多能鄙事每於坐臥只念遊方遂於咸通十一年投入備朝使金公緊榮闕一字一笑之心備陳所志金公情深傾蓋許以同舟無何利涉大川達於西岸此際不遠千里至於上都尋蒙有司特具事由奏聞天聽降勅宜令左街寶堂寺孔雀子院安置大師所喜神居駐足勝境棲心未幾降誕之辰勅徵入內懿宗皇帝遽宏至化虔仰元風問大師曰遠涉滄溟有何求事大師對勅曰貧道幸獲觀風

上國問道中華今日叨沐鴻恩得窺盛事所求遍遊靈跡
追尋赤水之珠還耀吾鄉更作青邱之印天子厚加寵賚
甚善其言猶如法秀之逢晉文曇鸞之對梁武古今雖異
名德尤同以後至五臺山投花嚴寺求感於文殊大聖先
上中臺忽遇神人鬢眉皓尒叩頭作禮膜拜祈恩謂大師
曰不易遠來善哉佛子莫淹此地速向南方認其五色之
霜必沐曇摩之雨大師含悲頂別漸次南行乾符二年至
成都府巡謁到靜衆精舍禮無相大師影堂大師新羅人
也因謁寫眞具聞遺美爲唐帝導師元宗之師同鄉唯恨

異其時後代所求追其迹企聞石霜慶諸和尚欽如來之室演迦葉之宗道樹之陰禪流所聚大師殷勤禮足由盡虔誠仍棲方便之門果得摩尼之寶俄而追遊衡岳參知識之禪居遠至曹溪禮祖師之寶塔傍東山之遐秀採六葉之遺芳四遠參尋無方不到雖觀空色豈忘偏陲以中和五年來歸故國時也至於崛嶺重謁大師大師云且喜早歸豈期相見後學各得其賜念茲在茲所以再託扉蓮不離左右中間忽攜瓶鉢萱訪水雲或錫飛於五嶽之初暫棲天柱或盃渡於三河之後方住水精至文德二年四

月中崛山大師寢疾便往故山精勤侍疾至於歸化付囑傳心者惟在大師一人而已初憩錫於朔州之建子岩纔修茅舍始啟山門來者如雲朝三暮四頃歲時當厄運世亂屯蒙災星長照於三韓毒霧常鋪於四郡況於巖谷無計潛藏乾寧初至止王城薰薝蔔於焚香之寺光化末旋歸野郡植旃檀於蘿草之墟所恨正値魔軍將宣佛道孝恭大王纂登寶位欽重禪宗以大師獨步海東孤標天下特遣僧正法賢等聊飛鳳筆徵赴皇居大師謂門人曰自欲安禪終須助化吾道之流於末代外護之恩也乃以天

祐三年秋九月初忽出漠郊方歸京邑至十六日引登祕殿孫坐禪床之上預淨宸襟整其冕服待以國師之禮虔申鑽仰之情大師辭色從容神儀自若尊道說羲軒之術治邦設堯舜之風闕一字鏡忘疲洪鐘待扣有覲從上殿者四人曰行謙遂安信宗讓規讓景行超十哲名蓋二禪探元鄉之祕宗論絕境之幽致聖人見頻迴麈尾甚悅龍顏至於明年夏末乍別京畿暑遊海嶠至金海府蘇公忠子知府及第律熙領軍莫不斂衽欽風開襟慕道請居名寺冀福蒼生大師可以棲遲暗垂慈化掃妖煙於塞外灑甘

露於山中神德大王光統丕圖寵徵赴闕至貞明元年春
大師遽攜禪衆來至帝鄉依前命南山實際寺安之此寺
則先是聖上以黄閣潛龍禪扃附鳳尋付大師永爲禪宇
此時奉迎行在重謁慈顔爰開有待之心再聽無爲之説
辭還之際特結良因爰有女弟子明瑶夫人鼇島宗枝鳩
林冠族仰止高山尊崇佛禮以石南山寺請爲收領永以
住持秋七月大師以甚愜雅懷始謀棲止此寺也遠連四
岳高壓南溟溪澗爭流酷似金輿之谷巖巒鬬峻凝如紫
蓋之峯誠招隱之幽居亦棲禪之佳境者也大師遠探靈

巘未有定居初至此山以爲終焉之所至明年春二月初大師覺其不悆稱染微痾至十二日詰旦告衆曰生也有涯吾將行矣守而勿失汝等勉旃趺坐繩床儼然就滅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一於時雲霧晦冥山巒震動有山下人望山頂者五色光氣衝於空中中有一物上天宛然金柱豈止智順則天垂花蓋法成則空斂靈棺而已哉於是門人等傷割五情若亡天屬至十七日敬奉色身假隷於西峯之麓聖考大王忽聆遷化良惻仙襟特遣中使監護葬儀仍令弔祭至三年十一月中改葬於東巒之頂去寺

三百來步全身不散神色如常門下等重覩慈顔不勝感
慕仍施石户封閉大師資靈河嶽稟氣星辰居縲褐之英
應黄裳之吉由是早棲禪境久拂客塵裨二主於兩朝濟
羣生於三界邦家安泰魔賊歸降則知大覺眞身觀音後
體啟元關而敷揚至理開慈室而汲引元流生命示亡效
鶴樹歸眞之跡化身如在追雞峯住寂之心存沒化人始
終宏道可謂定慧無方神通自在者焉弟子信宗禪師周
解禪師林偘禪師等五百來人共保一心皆居上足常勤
守護永切追攀每念巨海塵飛高風電絶累趨魏闕請樹

豐碑令上克纘洪基恭承寶籙欽崇禪化不異前朝贈謚曰朗空大師塔名白月棲雲之塔爰命微臣宜修舊曰仁流固辭不免惟命是從輒課菲詞式揚餘烈譬如提壺酌海莫知溟渤之深執管闚天難測穹蒼之濶然而早蒙慈誨眷以宗盟惟以援筆有情著文無愧強名元道將報法恩其詞曰

至道無為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粤惟正覺誘彼羣類聖凡有殊開悟無異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水月

澄心煙霞匿曜忽飛美譽頻降佳召扶贊兩朝闡揚元教甌破燈明雲開月照哲人去世緇素傷心門徒顧切國主恩深塔封巒頂碑倚溪潯芥城雖盡永曜禪林

高麗王王建

建字若夫松嶽郡人大順景福間新羅政衰弓裔據高句麗之地國號泰封建事裔爲侍中梁貞明四年逐裔自立後唐長興中冊爲大義軍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上柱國高麗王晉天福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開運二年卒

詔諭八首

天授元年六月丁巳詔曰前主當四郡土崩之時剷除寇賊漸拓封疆未及兼并海内俄以酷暴御衆以姦回爲至道以威侮爲要術徭煩賦重人耗土虚而猶宫室宏壯不遵制度勞役不止怨讟滋興於是竊號稱尊殺妻戮子天地不容神人共怨荒墜厥緒可不戒乎朕資羣公推戴之心登九五統臨之極移風易俗咸與惟新宜遵改轍之規深鑑伐柯之則君臣諧魚水之歡河海協宴清之慶内外羣庶宜悉朕懷

辛酉詔曰設官分職任能之道斯存利俗安民選賢之務是急誠無官曠何有政荒朕叨膺景命顯馭丕圖顧臨涖以難安念庸虛之可懼惟慮知人不明審官多失俾起遺賢之歎深乖得士之宜寢興載懷職此而已內外庶僚並稱其職則匪獨今時之致理足貽後代之可稱宜其登庸列辟歷試羣公勉務精選咸使僉諧自中及外具悉朕懷

乙丑詔曰爲國當務節儉民富倉實雖有水旱饑饉不能爲患所有內莊及東宮食邑積穀歲久必多朽損其以內奉郎中能梵爲審穀使

高麗王王建

戊辰詔曰朕聞乘機革制正謬是詳導俗訓民號令必順前主以新羅階官郡邑之號悉皆鄙野改爲新制行之累年民不習知以至惑亂今悉從新羅之制其名義易知者可從新制

辛亥詔曰前王視民如草芥而惟欲之從乃信讖緯遽棄松嶽還居斧壤營立宮室百姓困於土功三時失於農業加以饑饉荐臻疾疫仍起室家棄背道殣相望一匹細布直米五升至使齊民賣身鬻子爲人奴婢朕甚閔焉其令所在具錄以聞

又詔曰人君運佐時之奇畧樹葢世之高勲者錫之以分茅胙土褒之以峻秩崇班是百代之常典千古之宏規也朕出自側微才識庸下誠資羣望克踐洪基當其廢暴主之時竭忠臣之節者宜行賞賚以奬勲勞其以洪儒裴元慶申崇謙卜智謙爲第一等給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羅布帛有差堅權能寔權愼廉湘金樂連珠厤煖爲第二等給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帛有差其第三等二千餘人各給綾帛穀米有差朕與公等欲救生民未能終守臣節以此爲功豈無慚德然而有功不賞無以勸將來故有今日

之賞公等明知朕意

十五年五月甲申諭羣臣曰頃完葺西京徙民實之冀憑地力平定三韓將都於此今者民家雌雞化爲雄大風官舍頹壞夫何災變至此昔晉有邪臣潛蓄異謀其家雌雞化爲雄卜云人懷非分天垂警戒不悛其惡竟取誅滅吳王劉濞之時大風壞門拔木其卜亦同濞不知戒亦底覆亡且祥瑞志云行役不平貢賦煩重下民怨上有此之應以古驗今豈無所召今四方勞役不息供費既多貢賦未省竊恐緣此以致天譴夙夜憂懼不敢遑寧軍國貢賦難

以蠲免尚慮羣臣不行公道使民怨咨或懷非分之心致此變異各宜悛心毋及於禍

十七年五月乙巳幸禮山鎭詔曰往者新羅政衰羣盜競起民庶亂離暴骨荒野前主服紛爭之黨啟邦國之基及乎末年毒流下民傾覆社稷朕承其危緒造此新邦勞役瘡痍之民豈予意哉但草昧之時事不獲已櫛風沐雨巡省州鎭修完城柵欲令赤子得免綠林之難由是男盡從戎婦猶在役不忍勞苦或逃匿山林或號訴官府者不知幾許王親權勢之家安知無肆暴凌弱困我編氓者乎予

以一身豈能家至而目覩小民所以末由控告呼籲彼蒼者也宜爾公卿將相食祿之人諒予愛民如子之意矜爾祿邑編户之氓若以家臣無知之輩使予祿邑惟務聚斂恣爲割剝爾亦豈能知之雖或知之亦不禁制民有論訴者官吏徇情掩護怨讟之興職競由此予嘗論之欲使知之者增勉不知者能誡其違令者別行染巻猶以匿人過爲賢不曾舉奏善惡之實曷得聞知如此寧有守節改過者乎爾等遵我訓辭聽我賞罰有罪者不論貴賤罰及子孫功多罪小量行賞罰若不改過追其祿俸或一年二三

年五六年以至終身不齒若志切奉公終始無瑕生享榮祿後稱名家至於子孫優加旌賞此則非但令日傳之萬世以爲令範人有爲民陳訴勾喚不赴必令再行勾喚先下十杖以治違令之罪方論所犯吏若故爲遷延計日罪責又有怙威恃力令之不可觸者以名聞

上南唐烈祖賀即位牋

今年六月内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同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歷數

在躬遂傳玉璽建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用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

答後百濟王甄萱書

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所傳詔書一道兼蒙足下辱示長書敘事者伏以華軺膚使爰致制書尺素好音兼承教誨捧芝檢而雖增感激闢華牋而難遣嫌疑今託回軒輒敷危衽僕仰承天假俯迫人推過叨將帥之權獲赴經綸之會頃以三韓厄會九土兇荒黔黎多屬於黃巾田野

無非於赤土庶幾弭風塵之警有以救邦國之災爰自善
鄰於焉結好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七八年士卒閒眠及
至酉年維時陽月忽焉生事至於交兵足下始輕敵以直
前若螗蜋之拒轍終知難而勇退如蚊子之負山拱手陳
辭指天作誓令日之後永世歡和苟或渝盟神其殛矣僕
亦尚止戈之武期不殺之仁遂解重圍以休疲卒不辭質
子但欲安民此則我有大德於南人也豈謂歃血未乾兇
威復作蜂蠆之毒侵害於生靈狼虎之狂爲梗於畿甸金
城窘迫黃屋震驚仗義尊周誰似桓文之霸乘間謀漢惟

看莽卓之姦致使王之至尊枉稱子於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憂以謂非有元輔之忠純豈得再安於社稷以僕心無匿惡志切尊王將援置於朝廷使扶危於邦國足下見毫釐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恩斬戮君王焚燒宮闕葅醢卿士虔劉士民嬿姜則取以同車珍寶則奪之稛載元惡浮於桀紂不仁甚於獍梟僕怨極崩天誠深却日庶效鷹鸇之逐以申犬馬之勤再舉干戈兩更槐柳陸戰則雷馳電擊水攻則虎搏龍騰動必成功舉無虛發逐尹邠於海岸積甲如山擒鄒祖於邊城伏屍蔽野燕山郡畔斬吉奐於

軍前馬利城邊戮隨晤於轟下拔任存之日邪積等數百人捐軀破青州之時亶心等四五輩授首桐藪望旗而潰散京山銜璧以投降康州則自南而來歸羅府則自西而移屬侵攻若此收復寧遥必期泜水營中雪張耳千般之恨烏江亭上成漢王一捷之功竟息風波永清寰海天之所助命將何歸況吳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綸於丹禁諭戢難於青邱既奉訓謨敢不尊奉若足下祗承睿旨悉戢凶機不惟副上國之仁恩抑亦紹東海之絕緒若不過而能改其加悔不可追

高麗國原州靈鳳山興法寺忠湛大師塔銘

蓋聞微言立教始開闕嗣位至於馬鳴繼美亞妙法於三乘龍樹揚芳見其闕五字相離相非身是身降及闕聞圓覺東入梁朝始見大宏北遊魏室於是師資所契闕四字祖法相承心燈不絶所以闕者焉大師法號忠湛俗姓金氏其先雞林冠族免郡宗枝闕二字島以分榮託桑津而別派遠祖多闕陶潛而不事王侯希賈誼而寧求祿位所以考槃樂道早攻莊列之書招隱攀吟常避市朝之譽母闕賢之子豈無修聖善之心感此靈奇求生法允以咸通十年八

月一日誕生大師生有殊相弱無戲言闕性靈超衆神悟
絕倫抛市横經杏闈命筆二親嘗邀相者相之云若至廿
羅之歳鳳舉難量終臻賈誼之闕至失於怙恃惟恨栖遑
爰有長純禪師是導師修度世之緣當亡父結空門之友
大師隨其長老得居闕俗塵方登僧位尋令昇堂覩奥入
室鈎深迅足駸駸後發先至覺枝脈脈前開晚成所以偃
仰禪林優游闕認印度重光終至相傳窺楞伽再闢閫於
龍紀元年受具戒於武州靈神寺既而習其相部精究毗
尼㮣闕宗論道謂學人曰淺溜穿石同心斷金鑽燧之勤

寫瓶之易皆由積微不已跬步遄征俄成學海之功永就
闕釋子天日禪僧此間覲曝骨之墟見殭屍之處他山靜
境豈無避地之方此地危邦終絕居山之計闕四字華闕者
同載而征達於彼岸此時徑登雲蓋禪宇虔禮淨圓大師
大師是棲雲塋之居佩石霜之印知大師遠離闕圖南迴
眷垂雲之翼豫章向上高揮拂日之枝大師謂曰汝還認
其到此階梯預呈其邇裔闕二字所以不離寶所闕河東參
禪門於紫嶽故能初窺聖典久棲禹穴之旁始覽靈蹤方
到燕臺之畔迺於天祐十闕一字年六月中得達於闕學俱

於問訊慶忭交深數月論禪周年問法惟彌天發（闕一字）及離日搖脣量語路之端酌言（闕一字）之（闕一字）此日揣於兩地心（闕）之光愁見甲兵之色所以便辭金海遙指王京行道遲遲於焉入境不惟摩勒重歎兼亦優曇一現奉迎內殿尋以（闕）遙屢吐象王之說重重避席恭披弟子之儀一一書紳結以王師之禮翌日請移（闕五字）之水淨精廬永元（闕）術大師遠從丹徼再到京畿所以別飾玉堂令昇繩榻問大師曰寡人少尚威武未精學（闕一字）不曉先王之典寧（闕）存亡之志所甚不勞漢夢仍覩秦星世宗之遇摩騰梁武

之逢寶誌無以加也生生世世永修香火之因子子孫孫
闕吉祥之地尚論往美更知延福之庭志有終焉心無悔
矣然則遂於此地高敞禪扃字闕二如雲學人如霧依舊琉
璃闕聞興法之設不受大師之誨者處處精舍共徒攅之
終日了無語言一宵堅不留宿豈期大師素無疾疹富有
闕五年七月十八日詰旦告門人曰萬法皆空吾將去矣
一心為本汝等勉旃顏貌如常寂然坐字闕一俗年七十有
二僧闕悲盈四部天人增絕學之哀寧惟慟徹諸方士庶
泣亡師之痛寡人忽聆遷化尤慟於懷追切洪德不能已

已特闕萬壽之遐長飛翠情之敬仰今則果雖核矣室可修焉然則先忻於水積魚歸後恨於林傾鳥散所冀早儀明禮正當闕之塔惟大師雪山成道煙洞證心傳十八代之祖宗統三千年之禪教則知浹洽浮世舉其廣則誰曰黃輿周闕忘機仍引狎鷗之與幾多盼蠁無限昭彰可謂闡揚身壽之風敷演竺乾之法者矣門徒弟子五百闕成田陳情而特請龜文澀懇而頻干鳳德所冀顯無爲之化留在水雲期不朽之緣刻於金石闕之心歸美百臺旌國士追攀之志乃爲銘曰

闕
蘇認巳藏寶知印慈航没浪慧炬沈光銀燈石下闕

訓要十首

朕聞大舜耕歷山終受堯禪高帝起沛澤遂興漢業朕亦起自單平謬膺推戴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有九載統一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已老矣第恐後嗣縱情肆慾敗亂綱紀大可憂也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朝披夕覽永為龜鑑

其一曰吾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故創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業後世姦臣執政徇僧請謁各

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
其二曰諸寺院皆道詵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道詵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永朕念後世國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稱願堂或增創造則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
其三曰傳國以嫡雖曰常禮然丹朱不肖堯禪於舜實爲公心若元子不肖與其次子又不肖與其兄弟之衆所推戴者俾承大統
其四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殊方異

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其五曰朕賴三韓山川陰祐以成大業西京水德調順爲我國地脈之根本大業萬代之地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致安寧

其六曰朕所至願在於燃燈入關燃燈所以事佛入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嶽名山大川龍神也後世姦臣建白加減者切宜禁止吾亦當初誓心會日不犯國忌君臣同樂宜當敬依行之

其七曰人君得臣民之心爲甚難欲得其心要在從諫遠讒而已從諫則聖讒言如蜜不信則讒自止又使民以時輕徭薄賦知稼穡之艱難則自得民心國富民安古人云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良將張弓之外必有避鳥垂仁之下必有良民賞罰中則陰陽順矣

其八曰車峴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勢並趨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參與朝廷與王侯國戚婚姻得秉國政則或變亂國家或銜統合之怨犯蹕生亂且其曾屬官寺奴婢津驛雜夫或投勢移免或附王侯宮院姦巧言語弄權

亂政以致災變者必有之矣雖其良民不宜使在位用事其九曰百辟羣僚之祿視國大小以爲定制不可增減且古典云以庸制祿官不以私若以無功人及親戚私昵虚受天祿則不止下民怨謗其人亦不得長享福祿切宜戒之又以強惡之國爲鄰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護恤量除傜役每年秋閱勇銳出衆者隨宜加授其十曰有國有家儆戒無虞博觀經史鑑古戒今周公大聖無逸一篇進戒成王宜當圖揭出入觀省

後百濟王甄萱

甄萱新羅尙州加恩縣人本姓李初爲裨將嘯聚亡命襲武珍州自稱後百濟王後唐同光八年入都城弑新羅主立主族弟金傅爲王後爲子神劒幽於金山佛宇乘閒奔高麗高麗王待以殊禮號爲尙父

寄高麗王王建書

昨者新羅國相金雄廉等將召足下入京有同鼈應黿聲是欲鷃披隼翼必使生靈塗炭社稷邱墟是用先著祖鞭獨揮韓鉞誓百僚如皎日諭六部以義風不意姦臣遁逃邦君薨變遂奉景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勸即尊位

再造危邦喪君有君於是乎在足下不詳忠告徒聽流言百計窺覦多方侵擾尚不能見僕馬首拔僕牛毛冬初都頭索湘東手於星山陣下月内左相金樂曝骸於美利寺前殺獲居多追擒不少強羸若此勝負可知所期者掛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浿江之水然以前月七日吳越國使班尚書至傳王詔旨知卿與高麗久通歡好共契鄰盟比因質子之兩亡遂失和親之舊好互侵疆境不戢干戈今專發使臣赴京本道又移文高麗宜相親比永孚于休僕義篤尊王情深事大及聞詔諭即欲祗承但慮足下欲罷

不能困而猶闘今錄詔書寄呈請留心詳悉且皷擄送億
終必貽譏蚌鷸相持亦爲所笑宜迷復之爲戒無後悔之
自貽